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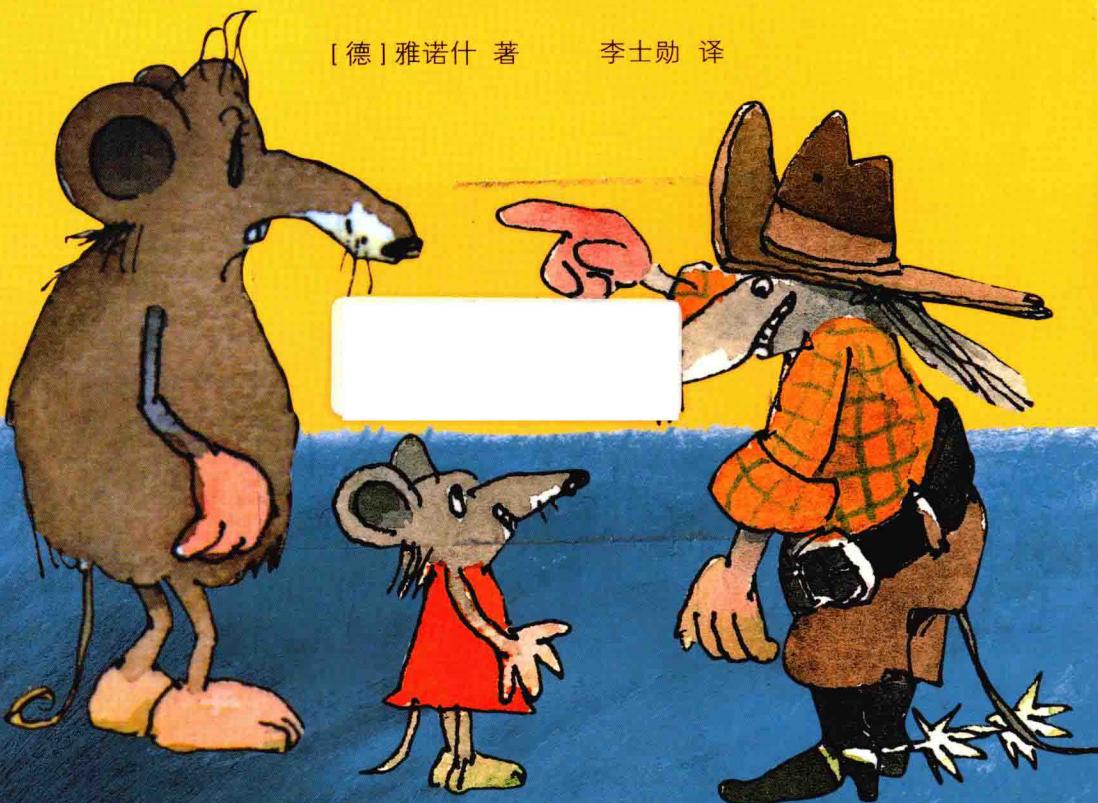


听雅诺什 讲趣味故事

老鼠警长

[德]雅诺什 著

李士勋 译



清华大学出版社

听雅诺什 讲趣味故事



老鼠警长

[德] 雅诺什 著 李士勋 译

清华大学出版社
北京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侵权举报电话：010-62782989 13701121933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老鼠警长 / （德）雅诺什著；李士勋译。—北京：
清华大学出版社，2016

（听雅诺什讲趣味故事）

ISBN 978-7-302-43237-1

I . ①老… II . ①雅… ②李… III . ①儿童文学—图画故事—德国—现代
IV . ① I516.8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41746 号

Title of the original edition: Author: Janosch Title: Der Mäusesheriff

Copyright © LITTLE TIGER VERLAG GmbH (Germany), 1997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：01-2015-6392

责任编辑：苗建强

封面设计：王圆婷

版式设计：王圆婷 赵 晶

责任校对：谢京南

责任印制：王静怡

出版发行：清华大学出版社

网 址：<http://www.tup.com.cn>, <http://www.wqbook.com>

地 址：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：100084

社 总 机：010-62770175 邮 购：010-62786544

投稿与读者服务：010-62776969, c-service@tup.tsinghua.edu.cn

质量反馈：010-62772015, zhiliang@tup.tsinghua.edu.cn

印 装 者：北京亿浓世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：165mm×225mm 印 张：4.5 字 数：50千字

版 次：2016年5月第1版 印 次：2016年5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：22.00元

产品编号：063829-01



目 录

一 奇怪的陌生人	1
二 子弹穿不透的警长	13
三 科曼奇人的攻击	19
四 给省长先生一头银狮	25
五 石油路易	37
六 故事的结局	50



— 奇怪的陌生人

有一天，在雷根斯堡地区的某仓库附近，一群老鼠在一棵狗头蘑下面发现了从未见过的陌生人。他在那儿打开了自己的帐篷。火已经熄灭，但灰堆还在冒烟。

他睡得很香。

他的脑袋下面枕着一条旧马褡子，他的装束很奇特，完全不像雷根斯堡地区的老鼠。

除了马褡子之外，他没有其他行李。篝火旁边既没有厨具，也没有任何痕迹能证明这家伙曾经在这一带待过。

他是一只老鼠。

确切地说，他是一只田鼠。

更准确地说，他是一只公田鼠。

他穿着一条水牛皮做的裤子，一件粗布衬衣，和阿拉斯加原住民的穿着一样。他旁边放着一顶礼帽，帽檐很宽，帽子上有一个弹孔。由此可以断定，那是一场战斗留下的痕迹。

发现他的那群老鼠的头儿叫阿希姆·贝格曼，他的大门牙缝

里发出一声刺耳的口哨声：

“如果这家伙不是来自美国西部、不是那些该诅咒的家伙之一，你们就叫我无赖。那些该诅咒的家伙，赤手空拳就能一下子把五百个格林戈^①赶进永恒的深渊……”

第一声口哨响起时，陌生人一骨碌跳了起来，伸手去抓平常人们习惯带枪的地方。

也就是右边腰部。

但是，他却抓了个空，因为他没带武器。可是，这个动作已经证明他通常是带枪的。

“喔……”

那个家伙口中迸出的是这里人们不常说的词汇。这一带人们不用这个词汇，因此这就再次证明他是一个陌生人。

“安静，安静，先生。”

贝格曼温柔地把前爪放在他那细瘦的小臂上，开始打量。陌生人个头儿不高。他的粗布衬衫上有多处补丁。大概都是枪眼，不错，就是枪眼。他穿着一双带马刺的靴子，睡觉的时候也没脱。这也证明：他是一个牛仔。

“请别客气，先生，”贝格曼说道，“宾至如归，现在我们是朋友了。您是警长吗？”

① 格林戈（Gringo）：美国南部的人对讲英语的美国北部人的称呼，带有鄙视的意味。

“喔。”陌生人说。

嗯，话不多！这又一次证明这家伙是从西部来的。

“如果这家伙不是已经找到了金子，”贝格曼说，“那就让疯狂的公猫把我撕碎！可是，他现在一千克金子也没有，他除了在附近的酒馆喝得醉醺醺的，用剩下的零头儿为他的新娘丽丽或者罗拉买一把梳子、为孩子买一个小木马玩具之外，就囊空如洗了——这种情况，我一眼就看出来了，孩子们。这个铁石心肠的家伙，真该诅咒！是不是这样，陌生人？”

“喔。”那只老鼠说道。

“那您还是回阿拉斯加去吧，去像蚂蚁那样寻找金子吧，然后到附近的酒馆喝个昏天黑地，给罗拉买一把梳子，给孩子买一个小木马。我说得对吗，先生？”

“喔，喔。”他边说边找自己的帽子。

老鼠们刚下夜班，贝格曼是他们的头儿。他们就住在附近的一座仓库里。现在，农民们都到马约尔卡度假去了，因为他们搞到了免费火车票。所以，现在再也没有人追赶老鼠了，公猫都吃得饱饱的，懒洋洋得无所事事。

“先生，一起到我们家去吧。到我们家去做客吧！酒饭丰足，随便喝，随便吃。您愿意吗，先生？”

“喔。”陌生人回答道。

一只名叫爱因斯坦的老鼠说道：“贝格曼先生，我认为，他

说的是普法尔茨方言。”

爱因斯坦^①就是爱因斯坦，因为他像一块石头那样智慧。他知道一切无关紧要的东西，因为：无就是一切，一切就是无，如果人们都像爱因斯坦知道的那样多，那就很容易理解了。如果不能像他那样，可能就不容易理解。不过这也没什么。

他们让那位陌生人在前面走，贝格曼背着他的马褡子，爱因斯坦捏着他的礼帽。他觉得那礼帽太脏，不能戴在头上。他猜帽子里上会藏着一种沙漠里的虱子。

“先生，您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，对吗？”贝格曼问道，“我猜您可能来自德克萨斯。您这一路上顺利吗？”

“喔。”陌生人答应道，同时拍掉了裤子上的一根草。

“从德克萨斯来的吗？”贝格曼问。

“喔。”陌生人说。

“先生，您是乘运香蕉的汽船，跨过大西洋，先到汉堡，然后从汉堡坐火车来到这里的，是吗？我分析得对不对，先生？”

“不对，”陌生人回答，“我是走来的。”

爱因斯坦盯着他的脸看了看，心里思索着，从德克萨斯走来？不可能。

他们来到仓库门口。

① “爱因斯坦”本意是“一块石头”。



当跟着那位罗圈腿骑士走进来的时候，他们都乐了。

踢——踏——踢——踏——

还有马刺。就在靴子的下部。

裤子的内侧闪闪发光。马刺都弯曲了。显然，他骑过一万匹马。所以，最坚硬的马刺都弯曲了。

吉皮迪吉皮，
道路弯又长，
草原很宽广。
威士忌太少，
牛仔强又壮，
吉皮杜德尔，
永远是国王……

老鼠们交头接耳，窃窃私语，因为他们看见陌生老鼠的爪子怎样地耷拉着。那沉重的样子，好像灌了铅似的。所有的肌肉也不像真的。

“把这个家伙当敌人，那也太没意思了！可是他拔枪的速度比草原上毒蛇咬人的速度还要快。嗖——如果它咬着你，你的小命就没了。”

说这话的是一只小耗子。

小耗子要小聪明。

还是小心点好。谁也不知道，这个陌生人会做出怎样的反应。也许他会转过身——如果他本来带枪的话，一挥手就能要了我们大家的命。

“我敢打赌，他是从纳什维尔或者查塔努加^①来的，”眼镜尼克尔对身旁的老鼠小声说道，“我认识那个地方，我有一个舅舅就是从那里来的。”

眼镜尼克尔是一只上过大学的老鼠。但他毕业以后没有找到工作，所以又回到雷根斯堡他母亲居住的仓库里，因为在这儿不用工作。

他本来就是一个懒汉和说谎者。他的眼镜纯粹是一个装饰。镜片是窗户玻璃，就是平常人们说的平镜。

“他的裤子也油乎乎的。此外，他走路的时候，罗圈腿和马刺都看得清清楚楚。”

这仍然是眼镜尼克尔说的。

贝格曼闻了闻陌生人的马褡子，马褡子散发着猪的味道，而不是马的味道。不过，猪也好，马也好，这一点并不重要。证据是马刺而不是味道，贝格曼心想。如果马被拴在猪圈里过夜，那他身上肯定会散发猪的味道。

“该死，我就喜欢勇敢的狗身上散发猪的味道。”跟在陌生

① 美国田纳西州的两个城市。

人后面的那群老鼠中走在最后的那只说道，“德克萨斯也是我做梦都想去的地方，打枪、骑马、找金子。”

老鼠们走进仓库，贝格曼吹了一声口哨，召集全体老鼠开会。

“嘟……”

仓库里的全体居民——也就是老鼠们，闪电般地全部聚到一起。

一桌丰盛的欢迎大餐飞快地摆了上来，陌生人扑上去，像一头野猪似的吃了起来。这又是一个证据，证明他不是一只普通的田鼠。

陌生人受到热情的款待，老鼠们也饱餐一顿。这时候，大家都紧张地期待着陌生人讲述西部的情况。

“先生，您一定会给我们讲讲德克萨斯，对吗？”陌生人每吃三口饭，贝格曼就问一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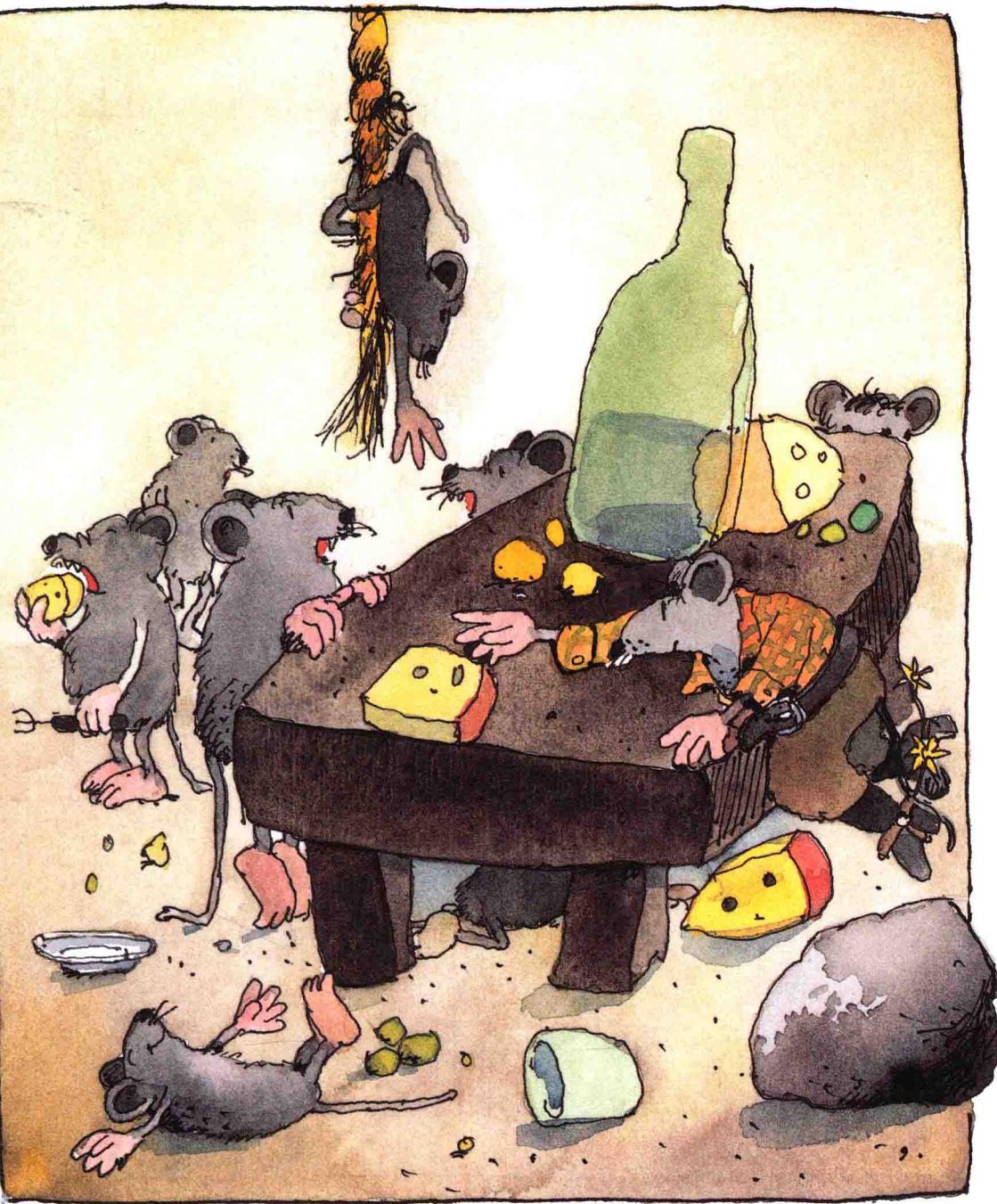
“喔，喔。”他一边吃一边应道。

“我认识一个人，”一只老鼠插进来说，“他和印第安人是好朋友。在与格林戈战斗的时候，他站在红皮肤的印第安兄弟一边。格林戈进攻的时候，我们认识的那个人就站在最前列，用戴着手套的手抓子弹。当然那里有保护层……”

“谁？”爱因斯坦问道，“哪儿有保护层？”

“手套。手套里子。当然，我估计他也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家伙。我说得对吗，先生？”

“喔。”陌生人点点头。



他还什么都没讲，而他的名声已经像纽约的自由女神像那样响彻云霄了。

啊，那多么幸运啊！无论你走到哪里，你还没有吃完饭，那里所有的人就已经知道了，你简直就是一条著名的流浪狗。

他吃完饭，抹掉胡须上的饭渣。这时候贝格曼说道：

“现在，先生，请问您尊姓大名？”

“勃朗宁，吉米·勃朗宁。您会认识我的。勃朗宁手枪的发明者。”

“是的，”贝格曼说，“是的。大家都知道，这儿的农民就有一支勃朗宁手枪，我奶奶要不是躲在一个罐子后面，差点儿就被那支手枪打死了。那个罐子被打了个粉碎。”

那种手枪确实是一只老鼠发明的。现在，手枪的发明者就在你们面前。

哇！

老鼠们一边往前面挤，一边点头。

“如果我们没猜错的话，勃朗宁先生，您肯定是从德克萨斯来的，对吧？”贝格曼问道。

“直接，”勃朗宁说，“直接从斯拉米－巴米－佛特勒－皮赤村^①来的，你们将会认识那个村庄。”

① 作者虚构的这样一个地名。

“如果我不认识那个地方，您就叫我无赖，先生！”

“先生，讲讲您在那儿干什么！人们一眼就能看出来，您一定在那儿当警长。”

“喔，喔，不但是，而且是双料警长。明白吗？”

看样子，勃朗宁不喜欢讲话。这一点又证明他来自西部。

西部的男人都像荒原一样沉默，像军人吃的掺了石子的面包一样坚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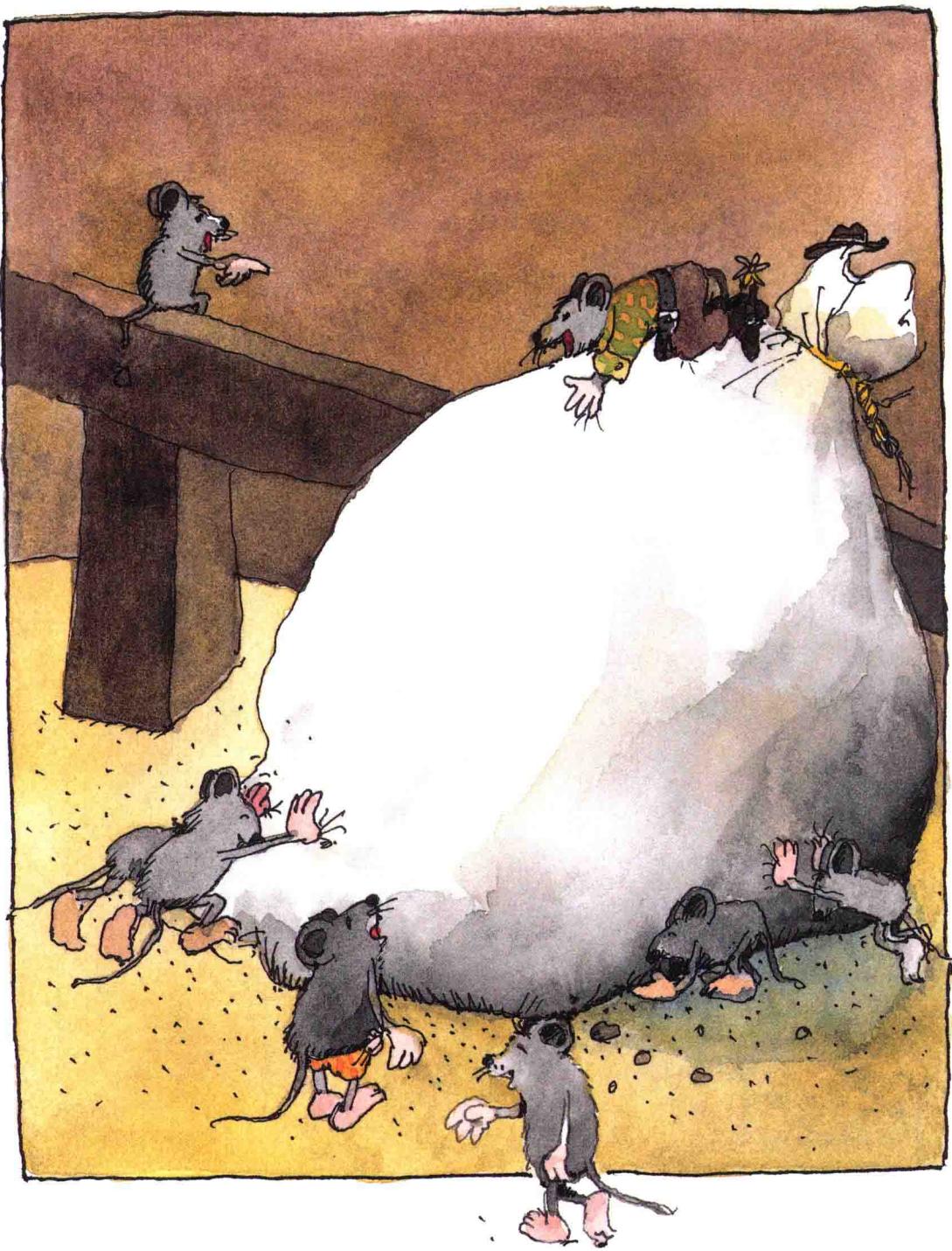
“您在那儿当警长，勃朗宁先生？”

“双料，双料警长。是的，领双份工资。因为我有双倍的力量。”

大家把一个软软的面袋推倒在他身后，把他抬起来放上去，这样每个老鼠都能听得更清楚了。

给他倒来一杯土豆烧酒后，贝格曼请求道：

“开讲吧，勃朗宁先生，我可以叫您吉米吗？”



二 子弹穿不透的警长

“我找过金子，从下面的阿拉斯加来。我的马褡子空空如也，因为我没有找到金子。我在寻找一份普通的工作。”

“您说错了，”爱因斯坦说道，“阿拉斯加不在下面，而是在上面。”

他的话没有人听。

“我需要一份工作，木匠、放筏子工、铁路枕木工或者警长，干什么都行。”

“对，警长。如果我刚才没有讲过，我宁愿被称为无赖。”贝格曼打断他的话大声说道。

“我兜里一文不名，我需要‘抠勒’。”

“什么是‘抠勒’？”一只小老鼠问道。

“‘抠勒’就是钱，”贝格曼说，“钱，小玩意儿。小孩子不要插嘴。”

原来是钱。

“我渴得要命，急需一滴水润润嗓子，我要去斯拉米—巴米—